

歷史與空間

英華尋根：華人在海外的求存與傳承(上)

●盧業樑

2019年4月上旬，我們一行36人，包括校長、校董會主席及各屆（從1965屆至1998屆均有）畢業的英華師兄弟，一同參加母校英華書院創立200周年的歷史文化尋根之旅4天遊，首次踏足馬六甲。這個位於馬來西亞的南洋小鎮，驟看恍如30年前改革開放初期的廈門，又似20年前的東莞……

馬六甲英華書院於1818年成立，由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馬禮遜牧師（Robert Morrison）與米憐牧師（William Milne）創辦和管理，是為遠東區首間英式學校，造福當地人及移居當地的華人。在文化交流上，它印行出版了最早的華文雜誌，介紹中國典籍和西方科技。它又銳意培訓傳教士，教授中文，印刷出版首部中文聖經及傳教刊物，成為倫敦會刻意在馬六甲建立的傳教站。當時，清廷嚴禁西洋人學習中文，「私自刊刻經卷，倡立講會」及向人民講經傳教，對違反者以「絞決」處治，使得傳教士以馬六甲為基地。

從馬禮遜和米憐草擬的《英華書院計劃書》中，可知書院設立的目標：「本校實行雙軌教育制，既教授中文，也教授歐洲文學。一方面可讓來自歐洲的學生有機會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字，另一方面也可讓恒河以東的學生學習英文、歐洲文學和科學。」此外，馬禮遜在為英華書院簽訂的契約書中，更直接表明，該院的學生「在學成之後，將會被派往恒河以東的亞洲各國，引領人們歸依基督教的信仰」。

英華書院1843年遷往香港，在馬六甲歷時25年，共7任校長。學生主要來自馬六甲當地的華人家庭，初創時只有7位，以後維持在二三十位之數，最多時達到七八十位。當時在馬六甲的居民中，華人只是少數，書院學生仍以華人為主，西籍學生不多。華人中雖然大部分人講閩南語，但書院仍堅持以官話為主流。這些安排都反映出馬禮遜和米憐的心願：這所學

校是為中國將來宣教而設的。

馬禮遜兒子馬儒翰（John Robert Morrison）在鴉片戰爭後，曾先後擔任英國全權代表懿律（George Elliot）和璞鼎查（Henry Pottinger）的翻譯，參與中英之間的談判，以及中英《南京條約》的起草與簽訂。他精通中文，遊走於官員之間，在清廷官員眼中，他竟被誤認為最具權力的代表，而事實上，清廷最終所失比預期為多，關鍵在於他。中國將香港割讓給英國，英華書院旋即於翌年（1843年）由馬六甲遷往香港，校舍設於港島荷李活道與士丹頓街交界，為香港第一間西式學校。

在個人感情上，我們緬懷馬禮遜牧師創立英華書院的事跡，認同他在教育及文化交流上的貢獻，但站在大歷史觀上，卻對他們父子在英國打開中國門戶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，感到遺憾。他們先後服務英國朝廷，而英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別無二樣，先是進行文化滲透，繼而軍事動武，最終佔領土地，豪奪經濟利益。直到今天，部分地區問題仍糾纏不清。踏足馬六甲，憑弔學校遺址，教人唏噓不已。

漫步馬六甲的街道，隨意鑽進一間生果舖，華人面孔的老闆娘便是典型的南洋移民——客家人，祖籍中國廣東省梅州市，在馬六甲已是第五代。而店裏年齡相仿的山東姑娘，則是以遊客身份來馬六甲旅行。時光流轉，同樣是炎黃子孫，同樣站在馬六甲的土地，身份、地位、處境，已隨着中國的崛起發生巨大轉變……

十八世紀以來，在中國盛轉衰、西方霸權強橫的時代，華人離鄉背井來到馬六甲，為討生活而落地生根，可是國家因「路遠」而保護不到人民，令致他們境況淒慘。據載，1800年至1820年間，英國東印度公司通過駐在廣州的洋行，從黃埔、金門和澳門多次偷運中國工人到馬六甲、檳榔嶼、聖赫勒拿島等地，迫使長期



●「英華仔」在馬六甲基督堂合照。作者攝。

當年，清廷無意經略域外，而東南亞的華人處境堪憂，怎樣才可自保？百多年後，周恩來總理點出了窠臼：當國家無法保障華僑在所在國的安全和正當權益時，華僑可入籍所在國。他並且表示，海外華人應當效忠入籍的國家，與當地人民一同為所在國的政治、經濟獨立和文化作出貢獻。人民命運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，國家積弱受壓，海外華人也難逃被欺凌的命運，這真是萬般無奈之下務實自保的做法。

事實上，當年華人確如周總理所想所做。大馬首富、糖王郭鶴年曾形容華人為「地球上最驚人的經濟螞蟻」，表示海外華人實在是對東南亞發展貢獻良多的無名英雄，不僅勤奮高效率，更重要是肯吃苦、耐勞。他說，這些貧窮的華人遷移至東南亞，走入森林經營木材、割膠、採錫或開小舖，肩起了這些費力的工作，塑造了當地經濟。

郭鶴年又指出，大部分海外華人都秉持道德操守，推行公平競爭，華人身無分文時，願意做任何事獲取資本，之後就會努力超越過去，成為具備道德聲譽的商人。無論受過高等教育或沒受過教育，每個華人都非常具有批判性，因為他們都已在家教中受熏陶、耳濡目染下傳承中國傳統固有的道德價值，並身體力行。（未完待續）

豆棚閒話

●青絲

無癖之人

多年前讀張岱的《陶庵夢憶》，對裏面一句話：「人無癖不可與交，以其無深情也」很不理解，覺得太武斷了。我就是沒什麼癖好的人，不沾煙酒不賭博，不種花草不釣魚，不玩遊戲不打牌不棋，對任何事情都不過分眷戀乃至成癮，難道這就說明我是一個缺乏「深情」而「不可與交」的人？再想到袁中郎說：「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，皆無癖之人耳。」更是有無端被人啐了一臉的受辱之感。

後來仔細想，我還是有一些個人喜好的，但根據今人給「癖」下的定義：「癖者，大抵愛一物而不能自己，為得一物而至傾家蕩產，為護一物，乃至投之以生命……」我的喜好又絕對談不上是「癖」，最多只是一種生活習慣。少年時我學過圍棋，但很快就覺得沒趣廢棄了，過後每次想起《聊齋》裏面「癖嗜穿，產蕩盡」的湖裏書生，內心便感覺有愧。

喝茶我倒是堅持了很多年。有一次陪朋友參加一個活動，還未結束他就嚷着要回家，因為沒有茶喝，他覺得唾沫都要膠結，快說不出話來了。我由此發現，跟真正愛茶成癖的人相比，我連業餘玩票都算不上，更沒酷到一時不可無之的地步。許多能令他人產生癖嗜的事物，對我來說，就如偶然被淋濕在頭上的雨水，水漬乾了，曾有過的痕跡也就消失不見了，絕不會因此產生未獲滿足便如貓爪撓心的嗜慾。

也因為此，有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在他人面前都是無趣的代名詞。過去在各種交際場合，面對一大桌正在交杯換盞、互相煙煙吞雲吐霧的人，我經常是受嘲弄的對象。向我勸酒的人見我堅辭不受，會訕笑說：「不抽煙不喝酒，連老婆也沒有。」打麻將的人三缺一想要拉我下場，眼見無果，會惱羞近怒地痛斥什麼都不玩的人，絕不會有出路。在旁人眼裏，我就是一個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、活得如同一潭死水的人。

癖好這種東西，又確實勉強不來。19世紀，英美浪漫主義思潮興起，人們視愛好文學為有教養的表現。愛倫坡曾幾次寫詩向表妹伊莉莎白求愛，可是伊莉莎白對詩歌毫無興趣，也不想有興趣，說來說去「就是不愛」。愛倫坡只得轉而寫詩追求另一個表妹薇吉尼亞，同樣是「文青」的薇吉尼亞便欣然接受——人生中，其實正是這些不同的因素決定着我們是誰。懂得通過自我內在的驅動力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中，才是聰明人。

到今天，我已學會了從日常行事中去尋找慰藉，不再需要外在的確認，即使有人認為我「無深情」或「不可與交」，也不會讓我困惑。我記起美國心理學家卡倫霍妮在《我們內心的衝突》裏說：「無法成為我們自己，才是一切絕望的根源。」這才是我應該去努力實現的目標。

詩情畫意



趙素仲作品
菩提路上
弘一大師的足跡
七十
飽閱西湖的美麗

李叔同終於直接地描寫西湖了。早在1902年，李叔同第一次到杭州參加鄉試，可惜，那次鄉試落第，又只住了2個月，並無心緒細看西子的濃淡。這次到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任教，一住幾年，總算把西湖的景色細細賞遍了。

李叔同在出家20年後，即1937年寫過一篇《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》，文中提到一次與夏丐尊到湖心亭喫茶，夏丐尊說：「我們這種人做和尚是很好的。」竟成了李叔同出家的「速因」。可見西湖對李叔同的人生有多重要。

儻觀有塔六看西
濃妝畫影橋明湖
淡比船參鎖湖
總西自差煙一
相子來，水碧
宜，去，。

李叔同詩句
素仲配畫
丁酉秋

浮城誌

冬日的清晨，空氣中帶着十二分的寒意。刺骨的寒風，潔白的雪花，用原始的冰冷和清寂不斷證明着冬天是它們的舞台。積雪厚厚的，覆蓋着人世間的所有陰霾。

馬路的那邊，一個八九歲的小男孩兒出現在視野裏。只見他緊鎖着眉頭，眼神中帶着憂鬱。一件滿是補丁的舊棉襖裹着他瘦小的身子，他背着沉重的蛇皮口袋急匆匆地朝着廢品回收站走去。

不到一會兒功夫，他就從回收站的門口走出來，手裏攥着10元錢。「太好了，外婆的病馬上就能好了！」微微顫抖的聲音從他的乾燥的小嘴巴裏冒了出來，但聲音中卻透着一種異常興奮的心情。

他先是盯着手中用拾撿廢品換來的錢歡喜一陣，然後抬起頭來向着四處張望了一番，最後向着超市的方向飛奔了過去。他

一塊豆腐

●管淑平

腦海中不斷地回想起以前生病的時候，外婆總給他做豆腐湯喝。只要喝完這湯，他的病就能好了，比感冒藥還管用哩！

「阿姨，請幫我拿一塊豆腐吧，我外婆生病了，我想給她做豆腐湯喝……」微弱的聲音從小男孩的嘴巴裏傳出。

豆腐舖子的老闆娘望着眼前的一幕，臉上滿是驚訝。站在她面前的這個小男孩面色焦黃，嘴唇發紫，皮包骨頭的身體呈現出一種不成人樣的面貌。但是，他竟然是這麼孝順，難受得都快要暈倒了，心裏卻時刻想着生病的外婆。於是，老闆娘悄悄地多稱了兩斤豆腐，卻並沒有多收他錢。

小男孩答謝完，就端着豆腐轉身急匆匆地往家跑去。突然，小男孩不知是被什麼東西絆倒了，整個人一倒下就倒在了雪地上。那碗裏的豆腐在他摔倒的那一瞬間如

斷了線的風箏，驚慌失措地就飛了出去，落在雪堆裏摔得稀爛。

小男孩積聚在心頭的所有委屈，在這一刻，終於不再受控制，如同洪水一般地湧了出來。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珍珠，一滴一滴地掉落下來。他在雪地裏失聲痛哭，近乎絕望，這不是他這個年齡該承受的事……

老闆娘聽到小男孩的哭聲，不放心地從超市裏跑了出來。她先將小男孩從厚厚的雪地裏攙扶起來，用毛巾輕輕擦乾淨小男孩眼角的淚花，然後急忙地奔回超市，切了一塊新的豆腐端了過來。「孩子，這塊豆腐就送你，這是對你孝心的獎勵。」小男孩謝過老闆娘，端起豆腐往家趕去。

昏黃的燈光下，祖孫兩人露出了久違了的笑容。不久，小男孩外婆的病也漸漸地好了。

生活點滴

我曾是一個鄉村電影放映員

一提起鄉下的露天電影，我就激動不已——因為當電影放映隊的隊長是我人生最高光的歲月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，公社成立電影放映隊，將由三個知識青年組成。為此，公社和大隊兩級領導的子弟踴躍報名，一天之內就高達60人。縣裏要求電影隊必須有個能寫會說的高中畢業生。一聽到這個消息，我的心就蠢蠢欲動，打算毛遂自薦——當時我正在村小當民辦教師，是公社「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」的台柱子，而且還是隊中唯一的編劇。平時，我常給縣廣播站投稿，每周都有一兩則新聞播出——想不幹第二天，我就被通知去見公社文教幹部。校長聽到這個消息，勸我三思而行。然而，當時，我正被理想燃燒着，從公社回校我就立即細好被鋪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學校，赴縣裏參加電影放映員培訓班去了。

好在我素來動手能力強，不到十天，我就掌握了電影放映的所有程序，在結業時，我獲得「優秀學員」稱號，並被任命為公社放映隊隊長。從此，我率領放映隊把公社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搞得如火如荼，第二年公社放映隊被評為「全縣的優秀放映隊」。我感到非常自豪，戴着大紅花站在拖拉機上，硬是從縣政府站到公社門口……

自從進了電影隊後，我一改當民辦教師那「童叟媳」般的生活，變得自信、快樂起來。那時，每天總會有人來電影隊打聽：我們大隊哪天放電影？放什麼影片？這種被人重視的感覺真是太爽了。我的婚姻也很快得到解決：想當初在當民辦教師時，我曾向村花劉某寫了十多封信，沒得到一絲回音。可在我剛參加電影隊後，便接到了她的來信。想不到她原來是如此勢

利，我就回絕了……不久，我找了個女民辦教師結婚，硬是把村花哭哭得梨花帶雨。

那時，公社要求一月輪放一次電影，輪到哪個大隊放映，便通知哪個大隊安排人來挑放映機，全不用電影隊的人辛苦。放映員只需到了下午4點趕到放映點即可。遠遠地，大隊部早就站滿了等候的人，他們一看我們來了，歡聲雷動。立即動手挖坑、立柱、拉幕布，我仁就各就各位：拉發電機、架放映機、倒膠帶、試話筒，按部就班，有條不紊。我還要製作幻燈片，配合影片在燈片寫上合適的宣傳標語。等一切安排妥當之後，我便把喇叭放起來：一來向鄉親們報訊，二來也可活躍氣氛。

夜幕降臨了，我把放映機旁用竹竿挑起的燈泡點亮，整個山村便迴盪着小孩子歡呼雀躍聲。我先放些新聞紀錄片熱場。這段時間裏，孩子們不感興趣，他們肆無忌憚地在場裏追逐、呼叫、吵鬧。一時間，呼兒喚女聲，喊爹叫娘聲，大人叫，小孩應，此起彼伏，人聲鼎沸。這時，就得請大隊書記喊話壓場了。書記對着話筒：「社員同志們，安靜！今晚的電影即將開映了。在這個激動人心的時刻，我代表××大隊黨支部祝今晚的電影放映成功。另外，請各家各戶管好自家的小孩，別吵別鬧，安安靜靜找個位置坐下，好好看電影。」

那時農村人基本沒什麼娛樂活動，一月一場電影算得上是人們難得的精神享受。隨着某個小孩「哇」的一聲，場裏響起一陣雷鳴般的掌聲。當時「八一」電影製片廠影片的头頭會出動金光閃閃的毛主席頭像，村民們便會自動地高呼：「毛主席萬歲！」場面令人心潮澎湃，感人至極。

雖然那時除了8個樣板戲，就是《地道戰》、《地雷戰》、《南征北戰》、《閃閃的紅星》等戰爭片，不少人已看了多遍了，主人公的台詞也背得滾瓜爛熟了，但人們仍然看得津津有味，興趣盎然。在放正片時，很少有人搗亂的。只有到了中間換片，屏幕一片雪花白時，才有人搗怪，用兩手絞在一起演皮影戲：一個小兔子，一跳一跳的，兩隻耳朵直忽扇。惹得場內的人哈哈大笑。電影突然播放了，小兔子還在屏幕上跑，放映員就在大喇叭裏喊「搖光的閃閃，搖光的閃閃」。有人笑罵：「誰家的兔崽子……」引得大家又一阵哄笑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實行了責任制，農村經濟搞活了，村民家庭富裕起來。誰家有喜事：嫁娶、金榜題名、添丁、祝壽，村民也會自己出錢，請放映隊放一場電影來慶賀。那時，無論是炎炎的夏日，還是寒冷的冬天，只要放電影，十里八鄉的男女老少幾乎全員出動，哪怕走上幾里甚至十來里山路也不嫌累。電影散場了，鄉親們提着馬燈或打着火把，像一條火龍似的，蜿蜒在田野或山坡上，煞是壯觀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，隨着電視機、VCD的出現，人們看露天電影的熱情也逐漸消退；九十年代中期，公社電影院也關門了，鄉村電影放映隊也就完成了自己使命。其時，恰逢全國民辦教師大規模轉正政策的落實，與我同期的民辦教師皆相繼轉為公辦教師。有人曾問我：假如當時不去當放映員，現在你也成公辦教師了。你後悔麼？我默默無語。好在我當年獲得自考大專文憑，在電影隊解散後，就進縣城私立學校當了一名中學老師……

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，不知還有人記得我們這些奔波在鄉村的電影放映員麼？

詩詞偶拾



大榕樹的述說
——寫在雅安職業技術學院建校70周年之際

一棵大榕樹
從遙遠的西康來
屹立在綠茵茵的校園
見證了七十載的滄桑歲月

大榕樹下
一群學子在靜靜地閱讀
閱讀的目光掉到地上
被一群鳥兒銜起
叼到蒙頂山上
種出了一片令人嚮往的綠色

那片綠葉，搖曳了七十年後
變成了一樹的碩果
那果，蘊着心血和宿愛
全被大榕樹斑駁的樹枝
一一記錄

風，無聲地吹着
月光，悄悄地灑落
奔騰不息的青衣江水
也伸出脖子
想瞧一瞧雅安職業技術學院的小草小樹

羅大佳